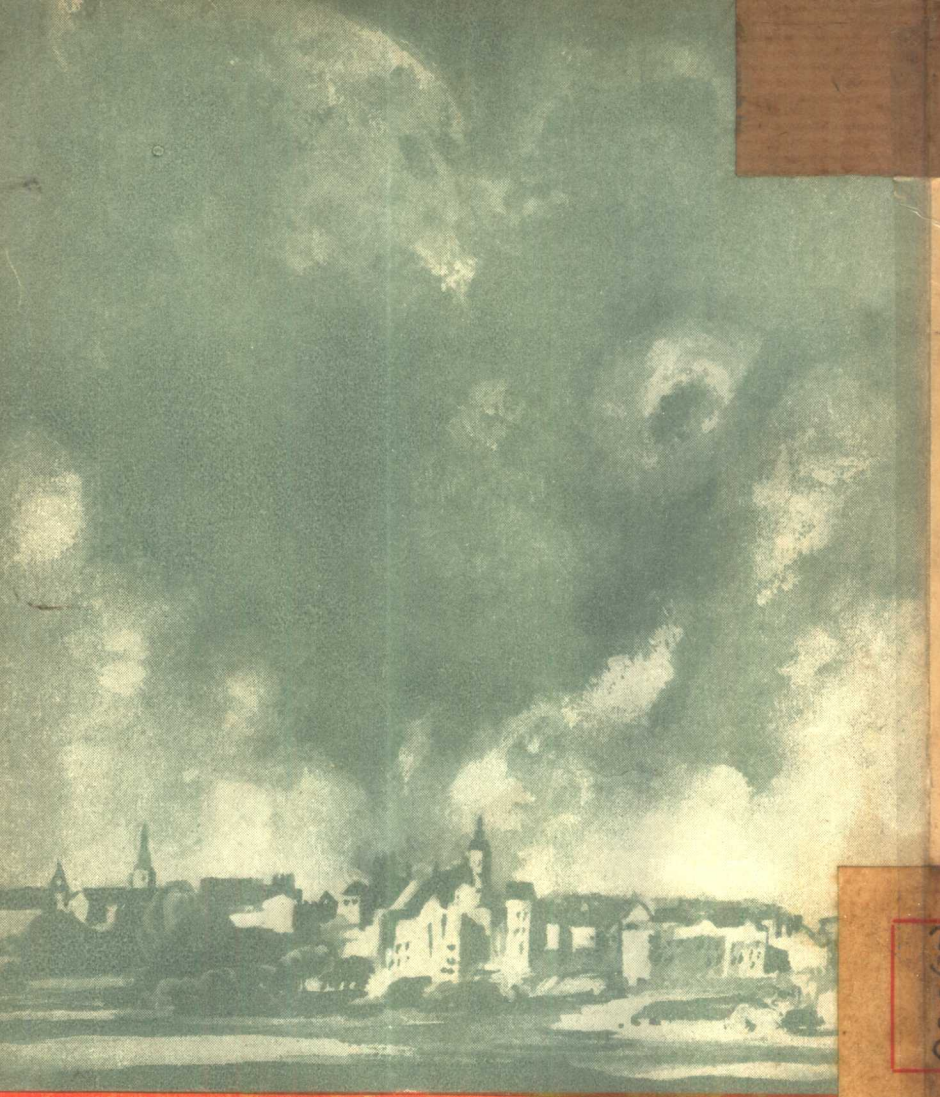




苦難的一週

耶齊·安德亦也斯基著

苦難的一週

耶齊·安德赤也斯基著
廖 尙 果 譯

文化生活出版社

苦 難 的 一 週

有版權

著 者 耶 齊 · 安 德 赤 也 斯 基

譯 者 廖 尚 果

出 版 者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海鉅鹿路一弄八號

排 印 者 大 衆 文 化 印 刷 廠

一九五四年五月初版 1—4000 冊

【文學·藝術】143000 字 定價 9,600 元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叁柒號

代 譯 序

伯康同志：

你送給我那部用來敘述納粹匪幫毀滅華沙猶太城的小說，我昨天看完了。作者雖然在一九四六年得到波蘭克拉考城的文學獎金，但是我以前並沒有聽見過他的名字。他這部一九四三年在納粹匪幫佔領波蘭期中冒着性命危險寫下來的、祕密收藏起來的小說，據赫爾姆林在他的序文裏說，可以說是「一部最足以令人驚心動魄的小說」。我由我自己的體驗，證實他這句話說得不錯。世界上竟有荒唐到要殺絕一個民族的罪惡企圖，而且居然把這個罪惡企圖見諸行動，這豈非絕頂罪惡的咄咄怪事！記得我童年時代那位教國文的廖孔訓先生對我說：「祇是驚人的壯語，還嫌不夠，要悲壯的壯，才最足以感動人，才是最出色的文章。」華沙猶太城裏面的猶太人起來反抗納粹匪幫，和華沙市裏面五十來個波蘭青年，進去援助苦戰的猶太人，這些驚天動

地的、悲壯的行動，比起戰國時易水的送別：『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它的悲壯的程度，真的是『以是思悲，悲可知也；以是言壯，不亦壯哉！』……

赫爾姆林在他的序文上面亦說，在他所看見過的這許許多多關於論述反猶太主義的著作當中，要算這部小說裏面馬力基兄弟二人關於這問題的談話，說得最是一針見血。是的，赫爾姆林對於這部小說，可以說是推崇到了極點。他的序文結尾說，這是一部人人必需閱讀的小說，因為它最足以糾正人們對於社會和人生的一些偏見，因為它一點都不徇情，凡它所說的，都說得這樣清楚，這樣真實不虛。

你上次來信說，當工業展覽會方面德國同志們介紹你這部小說的時候，他們都說，這是一部很好的小說。我把這部小說讀過一遍之後，我亦承認這是一部很好的小說。但是，什麼叫做好？關於這個問題，我想把這個好的批評，和赫爾姆林承認它最足糾正人們的偏見的批評結合起來。即是說，我承認它是好，因為我把它裏面那些好的地方認識出來之後可以用來教育我自己。

怎樣把它裏面的好處，用來教育我自己呢？這裏我便轉入具體問題上面來了。

在我轉入具體問題之前，我得先把這部小說裏面的情節大略對你說一說。

外表上看來，這部小說可以說是關於建築工程師馬力基和他以前的愛人，伊連娜，他們兩個人的結局的一部小說。伊連娜感覺得自己是在她的波蘭社會地位裏面長大起來的，她習慣了她的波蘭社會地位，即是說，她感覺得她自己是波蘭人。她本來生得很美，她又感覺得自己是「波蘭」人，（正如海涅所說的：「快些跪下去，最低限度亦要把帽子脫下來，因為我此刻要對你說起「波蘭」的婦女。」詩人這一番話，伊連娜自然是承受得起。）因此，馬力基愛上了伊連娜。一九三九年反猶太人的納粹匪幫打進波蘭來，馬力基對伊連娜的愛情開始受到了考驗，繼續考驗下去的結果，最先是馬力基不跟伊連娜見面，跟着是馬力基不回伊連娜的信，最後是馬力基不理睬伊連娜，跟另外一個叫安娜的女子結婚。他為什麼把伊連娜拋棄？為的是伊連娜是一個猶太女子、是納粹匪幫最恨的猶太人當中的一個女性。

一九四三年納粹匪幫實行要把波蘭的猶太人殺絕，華沙猶太城裏面的猶太人就在復活節前一個星期起來反抗。這時，馬力基於無意之中碰着無家可歸的伊連娜。

他勉強請伊連娜到他家裏避難，伊連娜因為沒有別的地方好去，所以亦勉強答應下來。這是復活節前星期二那天的事情。那時納粹匪幫的法令是：誰敢窩藏猶太人，查出來之後，不管什麼人，連同被窩藏的猶太人一同槍斃。伊連娜在馬力基家裏住到第三天，馬力基便叫她搬到她從前一個叫做飛拉的女朋友那邊去。她雖然對馬力基解釋，她不可以搬到飛拉那邊去，因為飛拉愛上了一個法西斯匪徒，他們兩個整天在一塊，但是馬力基還是要逼她試搬到那邊去。她最後祇好答應：她會試試看。馬力基還嫌她不馬上去試試，所以到了第二天，他自己先到飛拉那邊去，預備把飛拉說服。他見到飛拉之後，飛拉因為要在樓上辦完一些事情之後，才跟他長談，所以請他在下面客廳裏等等。他等了一個相當時間之後，忽然好像聽見樓上兩下槍聲。不久便有兩個男子跑下樓來，內中一個是他認識的。於是乎他非死不可了。這兩個人在樓上把飛拉打死之後，難道肯把他留下來，等他好將其中一個人的名字告訴當地的警察嗎？這事情發生在復活節前星期五那一天的上午。

同一天的下午，馬力基樓底下住的一個無賴，知道伊連娜一個人在家裏，特地

上來強姦伊連娜，但是沒有達到目的，那曉得那個無賴的太太醋性發作，把伊連娜從馬力基家裏拉出來，拉到羣衆面前，罵她是猶太鬼子，硬把她逼走了。那時納粹匪幫到處佈置天羅地網，用來謀害猶太人。伊連娜走出去，是沒有方法可以活下去的。但是那部小說不說下去了。

那個認識馬力基的殺人犯在他的同伴面前批評馬力基是一個發臭的知識份子。他的同伴會意，了解馬力基是信奉那種所謂自由主義的壞蛋。他的同伴還說，殺人是良心上過不去的事情，但是他們這次做了一樁良心上過不去的事情，但無意之中，却做了一樁好事。

伯康同志！我說要由這部小說裏面把那些好處找出來，用來教育自己，最主要的一點是檢討自己不要做發臭的知識份子。這部小說的作者把馬力基描寫得太淋漓盡致了。像他這樣一個發臭的知識份子，什麼好的道理，他都知道；什麼好的話，他都說得出來。但是他所做的事，都不是好事，就算他做出了一樁好事，但是和農大衆做出來的、同一樣的好事，實際上是兩樣的。比方他請伊連娜到他家裏去，

並非是出自他對伊連娜的同情心，或者由於反對反猶太主義的正義感，不，完全是由於另外一種他自己深深知道的自私自利的企圖。所以我們可以說，像馬力基這種知識份子是做不出好事的，就算是做了一樁好事，亦並不是真的好事。馬力基的兄弟批評他從小到大，一天到晚，被各式各樣的矛盾束縛着，這句話說得真痛快。

有些讀者或者會認為馬力基要伊連娜搬到別處去，亦是難怪。但是他不是不知道納粹對於窩藏猶太人所頒佈的法令的，與其後來逼伊連娜搬到別處去，又何必當初請她到家裏來呢？知識份子的行事，是沒有一樣負得起責任的。誰信賴這種偽善的知識份子，結果祇能夠被絆倒在地下。

伯康老弟！我把這部小說讀過一遍之後，我更加堅定了我的意志，要切實做到面向工農的知識份子，無論如何，不要做像馬力基這樣發臭的知識份子。

今年是我們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第一年，在努力增產的號召之下，我決計除了教學和學習之外，盡可能做一些值得介紹的德文著作的翻譯工作。可惜在我收到你送我的這部小說之前，我已經着手翻譯民主德國一位作家的一部作品。我雖然不能夠

同時翻譯兩部作品，但是我無論如何要把你送我的這部小說翻譯成祖國的文字，我相信這對於將來我這部譯本的讀者們是有好處的。我說好處，自然不但是可以起示範作用的好處，同時亦可以起「聞者知戒」的作用的好處，比方這部小說的英雄人物，馬力基的兄弟，在他打進猶太城裏面去，援助苦戰的猶太人之前，他沒有克服他的封建感情，他把他的行動祕密告訴了他的嫂嫂。後來他的嫂嫂又告訴了那位和他自己一同去援助猶太人的那位青年的母親，我請問你，一個無產階級戰士可以這樣不注意保密工作嗎？我現在言歸正傳，我決計翻譯這部小說，依照我的估計，在今年寒假終結，我總可以把它譯完了。我這裏還有一個關於翻譯技術的原則問題，我想跟你商量。根據列寧的指示，詞是形式和內容的統一體。所謂形式和內容的統一，自然是具體的統一，不是抽象的統一。即是說：同一個概念，在德文可以用這些詞句表現出來，譯成中文，可以不限定用同樣的詞句，更用不着用同樣的詞句的數量把它表現出來。必定要這樣，才是具體的內容和形式的同一。如果照樣硬搬過來，那便變成了抽象的內容和形式的統一。我現在翻譯的一部德文小說，因為它

是用最精簡的詞句，表達最豐富的內容，所以我認為非依照具體的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這個最高原則，把它翻譯不可。至於你送我的、我準備第二步翻譯的這部小說，雖然它的作者的寫作風和我現在翻譯的這部小說的作者的作風不一樣，但是遇到那些包含着重要意義的地方，我亦唯有採用上述那個具體的翻譯內容的方法。至於那些可以採用照樣搬運的地方，自然是另外一回事。比方我叫人買一個老母雞，自然用不着說成我要買一個已經上了年紀的，同時又做了好些小雞們的母親的雞。

聽說南京好幾十年來，未曾有過像今年這樣熱。我剛才把寫好的重讀了一遍之後，覺得比方你不看小說的原文或我將來的譯本，你祇看我這封信，是沒有什麼意義的，所以我決計現時不把這封信寄給你。到我將來把這部小說譯完，我會把這封信當作一篇譯序在譯文上面發表的。到這部小說出版之後，我當然希望讀者們多多指正我的錯誤，你亦是我的讀者，所以當然亦希望你多提意見！

尙果 中秋後五日

斯特凡·赫爾姆林寫在德文譯本前面的序

現在擺在德國讀者們面前的是安德赤也斯基的「苦難的一週」，這本書讀起來真的要令人驚心動魄。真的要令人驚心動魄，不但是因為它是敘述一幕發生在我們這個時代裏面、最足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劇：這就是有人要把一個民族殺絕，由一部份袖手旁觀的德國人，任從另一部份德國人把波蘭的猶太人殺絕。安德赤也斯基這部作品尤其在這種意義之下會使得你驚心動魄，因為它是一部勇往直前的著作，這部著作的用意是要就它全部內容的重心來一個根本的檢討。它的全部內容的重心就是反猶太主義。

有些德國讀者們一路讀下去，會一路驚奇下去：原來在這部小說裏面，差不多沒有德國人出現在舞台上。他覺得驚奇，因為他知道，一九四三年復活節前一個星期在華沙演出的那一幕最足以令人毛骨悚然的悲劇，德國人在裏面是擔任了怎樣

重要的角色。……他以爲在小說裏面一定會遇到德國人，但是實際上它祇遇到非猶太種的波蘭人，他們對於猶太人是痛癢不相關的。他們覺得猶太人很可憐，他們當中有人會把猶太人隱藏在自己家裏，同時又要設法快快把他騙走，把他送到德國人手裏去。這些德國讀者們遇到這一類非猶太種的波蘭人，心裏會偷偷地歡喜，歎口氣說：原來不單是我們是如此……這一類「吾道不孤」的德國讀者們啊，我要不客氣地告訴你們，你們把安德赤也斯基這部小說的用意，誤會得太慘了。你們在小說裏面沒有遇到德國人，這最足以證實這部小說是抱着一個毫不妥協的義正詞嚴的態度。它是在波蘭人的立場上寫成功的一部小說。這樣一個毫不妥協的義正詞嚴的態度，或者簡單說：道義上不妥協的態度，在我們德國人看來，是非常難能可貴的，因爲在我們出版刊物裏面，它的作者曉得採取這樣一種態度的作品，真的是不可多得。

安德赤也斯基在他的著作裏面本來可以把華沙猶太城的毀滅當作是德國人做出來的罪行，沒有波蘭人參加在裏面的純粹德國人的罪行。他把他這部著作寫成這

樣，不但是在寫作技術上說來，要容易得多，而且在政治藝術觀點上面，他亦有他的最正當的理由：擁有三千萬人口的波蘭國家，不是我們都知道，被希特勒德軍殺死了六百萬人，內中一半是猶太人，一半不是猶太人嗎？安德赤也斯基不把他這部著作寫成這樣，偏要把它寫成現在這個樣子，這理由很簡單，因為他要把波蘭歷史的一個片段寫在他這部著作裏面。這一個波蘭歷史的片段，許多德國人或者是不知道，或者從前曾經知道，現在已經忘記了。不管怎樣，德國讀者們要把下面那個事實記在心裏：這一部小說裏面所有的波蘭人，不管他們是在那裏活動，一方面他們固然通通都是希特勒進攻勢力的犧牲者，同時他們却也是波蘭那個民族悲劇的演出人物。我說的波蘭那個民族悲劇，是說波蘭這個民族，由好幾百年來屈服在俄、奧、德這三個國家的壓迫之下，過渡到西方帝國主義那種在民族自主偽裝之下成立起來的僕從關係。這個資本主義的波蘭，到了一千九百二十年代，便以未來的法西斯主義的波蘭姿態，在歷史的舞台上出現。

波蘭那個法西斯元帥，皮爾卒斯基，一九三四年把那個法西斯頭子，赫曼·戈

林，請到波蘭來，跟他訂立了一個同心同德的協定，這個協定是用來反對世界一切人民的。五年之後，那些納粹匪徒打進波蘭來，波蘭的統治階級毫不抵抗，任從法西斯強盜把波蘭人民宰割。波蘭人民手無寸鐵，還是起來抵抗，因為他們知道，希特勒並不單是對他們的指揮員，碧克，作戰，一切建立在人民的基礎上面的，希特勒跟它都是勢不兩立；波蘭人民是主張民主的，所以希特勒跟波蘭人民也是勢不兩立。華沙猶太城的毀滅，不過是波蘭人民繼續支持下去的、最後由於紅軍的援助才得到解放的那個長期鬥爭的過程中的一個插曲。意識到非起來反抗法西斯主義不可的戰士們和人類真正的名器的防禦者，他們是同站在一個陣營裏面——祇要是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人們，猶太人也好，非猶太人也好，他們是爲了一個共同的目標，共同起來奮鬥。站在和他們對立那一個方面的，祇是意志不堅定的動搖份子、怕死的懦弱傢伙和背叛人民的奸細。

這部小說的主要角色，馬力基建築工程師，是屬於我們在德國認識得最清楚的那一種人。有些讀者們讀完這部小說之後，當他們夜裏想起馬力基這個人的行事，

會毛骨悚然地承認他是「我輩中人」。他不恨猶太人，而且還隱藏着一個飽受凌虐的猶太女朋友在他的家裏。但是他極端反對反猶太主義的程度，遠遠比不上他反對這種反猶太主義的「方法」這樣激烈，即是說，他可能不反對反猶太主義，但是像希特勒這種反猶太主義的方法，他是極端反對的。……

不錯，馬力基是小說裏面的主要人物。但是小說裏面的真英雄却是另一種人。因為作者要就他所經歷的反法西斯鬥爭的經過，亦即是在猶太城外，把它描寫出來，所以猶太城裏面那一般英雄們，亦即是這部小說的真正英雄人物，並不出現在這部小說裏面。真正的英雄人物是那些走進猶太城裏面去，跟猶太人一塊作戰的波蘭人。馬力基的兄弟就是這一類英雄人物當中的一個。馬力基兩兄弟關於反猶太主義的談話，是我祇曾在這一部作品裏面第一次遇到的對於反猶太主義第一富有殲滅性的分析。

安德赤也斯基這部小說對於我們是一部必要的，最足以醫療各種偏見的著作，因為它一點都不徇私，因為它一切都說得很清楚，因為凡它所說的都是真實不虛。

本書波蘭文原名: Wielki tydzień
作 者: Jerzy Andrzejewski
波 蘭 出 版 社: Czytenik Warszaw
德 文 譯 名: Die Karwoche
德 文 譯 者: Oskar Jan Tauschinski
德 國 出 版 社: Sachsenverlag Dresden
出 版 日 期: 1950